

## · 中医英译 ·

## 中医药名词性复合词多元翻译策略研究

王治梅<sup>1</sup> 曲倩倩<sup>1</sup> 史文君<sup>1</sup> 赵晓丽<sup>2</sup>

相对于句子而言,词是能传递意义并承载特定意义的小的可活动语言成分,也是最小的自由形式的单位<sup>[1]</sup>。由一个语素形成的词被称为单纯词,而由两个或更多语素组合而成的词则被称为合成词。根据现代语言学理论,合成词可以进一步分为派生词和复合词:派生词的意义是在词根语素的基础上进行派生得到的;复合词则完全由几个词根语素按照一定的规则构成,其词义是由这些语素的意义相互组合得到的。复合词的语义结构建立在认知语义框架的基础之上,它是表层语言表达的一种投射现象<sup>[2]</sup>。

汉语约 80% 的词是双音节词,绝大部分双音节词又是复合词。这些复合词包括名词性、动词性和形容性等形式<sup>[3]</sup>。笔者运用现代语言学中关于复合词的概念和意义,以《中医药学名词》<sup>[4]</sup>(以下简称《名词》)为研究对象,对中医药学中的名词性复合词进行对比研究,总结中医药学名词的语言构成的一般规律和个别特征,并对相应的译文进行了结构上的分析。同时在合成复合词中引入论元理论,使得这些复合词的表层结构能够被更深层次地理解,也为翻译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

## 1 复合词分类

根据顾阳《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造过程》<sup>[5]</sup>中的分类,名词性复合词被分为异心复合词和同心复合词。

1.1 异心复合词 异心复合词是由两个以上具有不同的功能类别的语素组合一起,语素之间不存在核心的语义成分。尽管整体上构成一个名词,但通过构成形式很难直接理解词义。具体而言,构成形式主

要有三种:一是主谓式,表示陈述和被陈述之间的关系;二是动宾式,表示支配或影响与被支配或被影响之间的关系;三是联合式,也称为“并列式”,指由两个或以上具有相同、相近、相关或相反意义的语素并列构成的复合词。例如:(1)主谓式:舌颤、胎漏、表里分清;(2)动宾式:滑胎、中风、明目;(3)联合式:胃神根、寸关尺、三部九候。

根据构词规律发现,以上例子整体上属于名词的范畴,但从语素个体的功能类别来看,无法直接辨识其整体结构所表达的意义,因此称之为异心复合词。需要注意的是,中医药中的名词短语与普通汉语相比,具有自身独特的内涵意义。例如,中医学“色泽”一般指颜色和光泽,而在普通汉语中则比喻为华丽的辞采。普通汉语中的词语语义变化多样,逻辑结构形式也随语义的变化而变化,而中医学词语的意义结构形式相对较为稳定。

1.2 同心复合词 同心复合词,也叫向心复合词,是由所有语素围绕一个核心语素组合而成的,即语素的组合方式与整个复合词的功能相一致。这种复合词也被称为偏正式复合词,它包含一个核心语义成分,即名词性实义语素,整个复合词的意义和功能都与该语素一致。同心复合词主要可分为体词性和谓词性两类,其中修饰语素位于左侧,分别是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例如:(1)体词性:母气、阳气、伤寒杂病论;(2)谓词性:扭伤、煮散、毒入营血证。

体词性同心复合词又被称为基础复合词。这些复合词的左侧修饰语通常是名词或者名词短语,与中心语之间存在修饰和被修饰限定的关系,结构形式相对固定。其中母气等复合词具有隐喻概念的,它们代表了中医药概念从抽象到具象化的过程,理解这些概念必须符合中医药语言的独特性。与基础复合词的结构相比,谓词性复合词的结构更加复杂,被称为合成复合词。合成复合词中左侧的修饰语和核心语除了在意义上修饰和被修饰的限定关系外,还需要进行更复杂的语义识别过程。这类复合词的语言深层结构可以通过运用论元结构理论进行分析。

## 2 论元结构理论视角下的合成复合词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No.2022K0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No.18XJC740009);陕西中医药大学学科创新团队建设计划(No.2019-PY05)

作者单位:1. 陕西中医药大学大学外语学院(陕西 712046);  
2. 甘肃省中医药研究院(兰州 730050)

通讯作者:王治梅, Tel: 029-38185029, E-mail:2081039@sntcm.edu.cn

DOI: 10.7661/j.cjim.20240104.099

论元结构理论是一种在语言学中用来描述动词或其他谓词与其相关论元之间关系的理论。在句子中,论元是指与谓词相关联的实体、事件或属性,它们在句子中扮演不同角色,如主语、宾语、间接宾语等<sup>[6]</sup>。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 Grimshaw J (简·格里姆肖)认为,论元结构是对词汇项的句法行为起到至关重要的一系列复杂信息,它具有独创性和高度预测性的特征<sup>[7]</sup>。通过解释大量句法现象,论元结构对于连接词汇句法和词汇语义之间的关系,在语言学领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1 论元结构对合成复合词深层语义的解构** 论元结构指动词和论元之间的构成形式,论元通常被定义为体现动词所涉及的语义角色,如施事、受事、客体、工具等名词性成分。实际上,论元结构在词汇的概念层面就已经存在。如前面例子中的合成复合词“扭伤”,动词“扭”的论元为“伤”,而“伤”则表示由“扭”这一动作所造成的结果,其语义角色是“结果”。

根据贝克的论元指派一致性原则,论元与论旨角色之间具有一对一的关系,论旨原则规定并制约着论元与论旨角色之间的关系<sup>[8]</sup>。每一个动词的论元在表层结构中只能担任一个论旨角色,论旨角色也只能对应一个论元。通过理解这种唯一对应关系的逻辑语义关系,无论是句子还是词汇的隐藏结构都可以得到更深刻的解析。如“风寒束表证”,从表层结构来看,整个复合词的意思是“风寒束表的证候”。而根据论元结构来看,在修饰中心语“证”的动词短语“风寒束表”中,动词“束”(约束、控制、限制)有 3 个论元,分别是“风寒”“表”“证”,它们分别对应着施事、受事和结果这 3 个论旨角色。因此,在中医学中指的是外邪风、寒控制了体表,这种证型又被称为“表寒证”。中医学中疾病的严重程度可以从病邪致病的阶段加以判断,如“风寒化热证”,与“风寒束表证”比较,二者的证型都是由风寒邪气致病,但风寒初袭人体则表现为体表症状,而如若风寒之邪久居不去的话,则可转化为热邪,在机体中则发为内热之症。动词“束”“化”形象的再现了风寒致病的过程。因此,通过分析复合词自身的内部结构以及论旨角色,可以准确揭示整个词语的意义,并生动地再现语言的深层规律。中医药语言的内在独特性不能仅仅从表面上解析,需要进行深层次的关系解构,以揭示中医药语言所传达的真实意义。

**2.2 论元结构下合成复合词的内部结构层次变化** 从语言的表层来看,合成复合词的左侧是动词性

成分,它修饰限定右侧的核心成分。然而,通过对结构的深层分析,可以发现动词性成分和名词性成分之间存在着动作和论旨的角色关系。论元结构中论元成分的位置在不同的语言结构中并不是一一对应,在中医药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合成复合词的论元角色分析可以更好的促成意义的深层解析。

与句子成分的位置一样,合成复合词的论元也可以分为域外论元和域内论元。域内论元就在中心语动词所属的动词短语内,与深层结构中动词的宾语相应;域外论元则在中心语动词所属的动词短语之外,通过主述的关系与动词和其他的论元联系在一起,在简单句中总是担任主语<sup>[9]</sup>。也就是说通过甄别动词在合成复合词中与各论元结构之间的关系,可以确定复合词的结构层次,一般像“施事”这种通常作主语的论旨角色为域外论元,“受事”作宾语的论旨为域内论元。动词和域内论元处在同一个层次,而域外论元则比动词词组高一个层次。

例如“悬饮”,是一种饮邪引起的疾病,由其停留于胁肋部引起,发为胸胁饱满、胀闷,咳唾引痛。从论元结构看,中心语“饮”,是“悬”的逻辑主语,“饮”为域外论元,域内论元“胸胁”隐藏于内,其深层结构可表示为“饮+悬(胸胁)”。

在中医药名词性合成复合词中,“动词”的论元可以直接表现或者隐藏于词内。通过运用论元结构中论元成分的位置复原,可以揭示复合词内部深层的或隐藏的结构。这对于中医药翻译者、初学者以及中医药的第二语言习得或研究者都具有实际意义。

### 3 中医名词性复合词多元翻译策略

《名词》词条中约 80% 的词条是名词性复合词,而其余词条主要采用单字或短句结构。中医术语的英译并非简单的中文与英文的机械转化,它不仅具有整体性,而且还具备思辨哲学的特点<sup>[10]</sup>。在将中医药名词性复合词转化为其他语言的结构时,需要将词义和词组结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更好地实现对外交流的效果。曹儒等<sup>[11]</sup>指出,复合词摆脱了造字法中使用线条、图形、笔画或偏旁构成词的原始特征,完全利用已有的语素组合形成新词。因此,复合词中的语素之间具有高度的逻辑关系,并认为焦点式地选择个别语义特征是构建字形词形的机制。在翻译复合词时,应注重考虑复合词自身的逻辑结构,并对语义上的焦点进行分析。

**3.1 异心复合词之汉英焦点不变策略** 异心复合词分为主谓式、动宾式和联合式三种类型。由于各个组成语素之间或者组成语素与词语之间的功能类别

不同,整体上构成了名词结构,但有时候直接从构成形式上很难直接识别。主谓式和动宾式复合词的中心焦点成分都是动词,而联合式复合词每个成分在功能和作用上相同,一起组合成一个名词复合词。不同结构的异心复合词具有不同的构成规律,翻译时应注重各个语素之间焦点信息的逻辑语义分析。从汉语形态结构看,下文例(1)中短语划线部分与前面的名词构成了主谓关系,例(2)后面的名词为划线部分的动词的宾语,例(3)并列的成分有名词也有动词。

例:(1)舌颤: trembling tongue; 酒蒸: steaming with wine; 胸胁苦满: fullness and discomfort in chest and hypochondrium; 胞轮振跳: twitching of eyelid。(2)滑胎: habitual abortion; 诊尺肤: examining skin of forearm; 平调寒热: mildly regulating cold and heat; 清解余毒: expelling remnant toxicity。(3)胃神根: stomach qi, spirit and root of pulse; 三部九候: three body parts and nine pulse taking sites; 举按寻: touching, pressing and searching; 色泽: color and luster<sup>[4]</sup>。

以上例词的译文均选自《名词》一书,划线部分为焦点部分,从汉英对照词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不管是主谓式、动宾式还是联合式异心复合词与其对应译词相比,除主谓式的英语译词的焦点位置前置之外,所有译词的中心焦点成分和原词一样并无产生变化。虽然从表面看“滑胎”译为了“habitual abortion”,和其他译文不一样,但从逻辑语义的角度看,“滑胎”作为流产的下一级语义,“滑胎”的深层语义为“反复的、自发性的胎盘脱落,即习惯性流产”,故翻译为“habitual abortion”,可以看出其焦点信息与原词是保持一致的。

再如,主谓式复合词“表里分消”,译为“eliminating pathogens by diaphoresis and purgation respectively”,其中“分”指分开,“消”即消除,字面意义为分开消除表里的症状,而深层涵义为用具有发汗解表、清泻里实作用的方药,使病邪从汗、泻两个途径消除的治法。故在翻译时增添了核心成分“分消”的方式方法,汉英核心焦点意义未变。联合式复合词“荣枯老嫩”被译为“lustrous-withered-tough-tender”,这里连字符没有太大意义,从整体上看,该词为名词复合词,意思是荣舌、枯舌、老舌、嫩舌4种舌象的合称,4个焦点信息共同描述了舌的形态变化,作为专业的术语词典,为了达到术语交际的目的,应该将隐藏的非焦点信息翻译出来,即可以翻译为“lustrous, withered, tough and tender tongues”。此外,“炮炙”被译为“processing”,与“炮制”

的译法一样,从表面结构看是不符合其意义的,即“炮炙”为联合式复合词,“炮制”为同心复合词中的基础复合词,前者为后者的两种具体方法,炮、炙都代表与火有关的处理加工技术,制则代表更广泛的加工处理方法。《名词》对“炮制”词条的解释为“根据中医药理论,按照医疗、调制、制剂、贮藏等不同要求以及药材自身的性质,将药材加工成饮片时所采取的一系列传统制药技术。古称‘炮炙’”<sup>[4]</sup>。可以看出,翻译为“processing”也是完全合适的。

语境意义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略字面所传达的涵义。虽然现在各种翻译标准基本都将“炮炙”等同于“炮制”,但在《药典》中“炮炙”是“炮制”的一种制作方法。“炮制系指药材净制、切制或炮炙等制作方法……;炮炙包括炒(清炒、麸炒)、烫(砂子烫、蛤粉烫滑石粉烫)、煨(明煨、煨淬)、制炭(炒炭、煨炭)、蒸、煮、炖、酒制(酸、炖、酒蒸)、醋制(醋炙、醋煮、醋蒸)、盐制(炙、盐蒸)、计炙炙、制霜去油成霜、水飞等”<sup>[12]</sup>。因此笔者认为“炮炙”可以翻译为“dry or liquid-mixed fry”,和“荣枯老嫩”一样,这两个动词组合一起实为名词复合词,故补出已经隐含的非焦点信息“煎法”,则译文的形义与汉语完全一致。

3.2 基础复合词之汉英指向一致策略 基础复合词指的是体词性的同心复合词,左侧的修饰语是名词或者名词短语,与右侧名词中心语构成了修饰和被修饰的限定关系。由于英语修饰语的位置和词性相对汉语较为灵活,在翻译时需注意英语内部修饰语之间逻辑语义的指向。例如:母气: mother qi; 五石散: powder of five minerals; 地图舌: graphic tongue; 朱砂点: spot of oil cavity; 菊花心: radial striations; 道地药材: genuine regional drug; 五十二病方: Prescriptions for Fifty-two Diseases; 伤寒杂病论: Treatise on Cold Pathogenic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sup>[4]</sup>,此处“伤寒”的译文亦有“cold damage”的译法,且较为常见。

在上面的例词中,除“菊花心”外,中心语分别为“气”“散”“舌”“点”“药材”“方”“论”,修饰语全为名词短语;译语的中心语与汉语一致,但修饰语却有名词、名词短语、形容词、介词短语等,位置也比汉语灵活。这是由两种语言自身特征决定的,汉语作为综合型语言,名词修饰语语序较为固定,而析性语言的英语语序却较为灵活<sup>[13]</sup>。

双语翻译过程中,修饰语的翻译是翻译的重心,除了要考虑词序的变化之外,还需要注意修饰语的逻辑语义是否与中心语指向一致。如“道地药材”在《名

词》中被译为“genuine regional drug”，译文中两个修饰语“genuine”“regional”若都修饰“drug”则意义不准确且将会产生曲解。在 Merriam-Webster<sup>[14]</sup>中“genuine”的意思为“actual, real, or true; not false or fake”，如果修饰“drug”会让读者产生很多联想，使得中药材在国际中的形象受到质疑。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WHO 传统医学国际术语标准》<sup>[15]</sup>（下简称《术语》）译为“authentic medicinal”，修饰语义也是直接指向了药材，回译后为“真正的药物或正宗药材”，无形中给中药材贴上了标签。“道地药材”指的是特定产地的特定品种且质量、疗效优良的药材，可以看出，这里的“道地”是指产地正宗。中药必然都有其特定疗效和作用，在翻译时添加过多修饰语反倒让中药的功能和品质大打折扣。还有一些中医药文献翻译为“geo-authentic crude drug”“crude”指天然的、未经加工的，实际上中药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经过炮制才能作为药用，故其逻辑语义与原词语义不一致。关于道地药材、药材的道地性的翻译，若译为“geo-authentic medicinal materials”则更能体现中医药的本质特征。

大多数情况下，体词性同心复合词的翻译，在逻辑语义保持一致的情况下，结构也不发生变化。但在中医药发展的长久历史演变中，中医药词汇形、义相联，很多中医药词汇的产生都是“因形见义”的专门词汇，这些词汇的词义比较明白、单一，如上面的例子“朱砂点”“菊花心”分别译为了“spot of oil cavity”“radial striations”，两词分别是苍术和黄芪的横断面的纹理形状，言语意义已经超越了结构形式，同样的结构可能不能与译语读者产生共鸣，故《名词》舍去原结构意义，直接译出其所指涵义。

**3.3 合成复合词之汉语论元识解英译策略** 修饰语中含有动词或动词短语的同心复合词即是合成复合词，这些复合词左侧修饰语与右侧的中心语在意义上除了修饰与被修饰的限定关系之外，结构上还存在位置的关联，动词的论元分析不仅能够更好的解析词语的本身意义，而且也能将双语在意义与形式上关联在一起。根据论元关系的典型特征，域内和域外两个层级的双语解构，能够获得翻译的内部机制。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为了形式上的一致，而忽略了英语的分词修饰语的功能与作用。例如：扭伤：sprain；煮散：powder for boiling；下法：purgative method；悬饮：suspending fluid。<sup>[4]</sup>

扭伤中“扭”的论元“伤”，语义角色为结果，作为域内论元与动词“扭”处于同一个层

级，词语的焦点为“扭”而不是“伤”，与英语单词“sprain”所表达的意义一致。“sprain”在 Merriam-Webster 词典<sup>[14]</sup>中的解释为“a sudden or violent twist or wrench of a joint with stretching or tearing of ligaments”，“twist”和“wrench”与原词的扭不谋而合，故直接译出原词动作非常贴切。再如“擦伤”“碰伤”“撞伤”“烫伤”分别译为“graze”“bruise”“bump”“scald”，都与汉语保持了一致的焦点意义。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汉语还是英语，这些词汇都可以在语境中作为动词，如短语“扭伤韧带”同样也可以翻译为“sprain the ligaments”。

煮散和下法一样，动词的论元都为同一个层级的域内论元，语义角色分别为受事和方式，以动词为语义焦点。“煮散”指把药物制成的粗末的散剂加水煎煮，“散”即散剂，是“煮”的直接接受者。《名词》译为“powder for boiling”，也可以翻译为“boiling powder”，在形式上与原词保持一致；但 Wiseman N 在其术语词典<sup>[16]</sup>中提供的“boiled powder”与原词意义有所不同，在英语中，过去分词放到名词前往往表达完成和被动，因此在英语中还可以指煮过了的散剂或放凉的汤药，故其译文不可取。同理，在翻译“下法”时，焦点语义“下”为泻下之意，作为中医治疗八法之一，是中医药独立的治疗体系，拥有独特的理念和魅力，《名词》中对应的译文为“purgative method”，还可译为“purgation”。

“悬饮”的结构与前述不一样，核心词“饮”是“悬”的域外论元，如上文 2.2 所示，其隐藏的深层结构为“饮 + 悬（胸胁）”，指饮邪停留于肋部引起的疾病。《名词》将其译为“suspending fluid”不能真正达到传播的效果，中医学作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产物，在翻译时，隐藏的结构在必要的情况下需在译文中显现出来，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术语》将其译为“pleural fluid retention”更贴切实。

再如结构更为复杂的复合词：锁喉痛：throat-blocking carbuncle；腧穴压痛：tenderness of acupoints；刘涓子鬼遗方：Liu Juanzi's Remedies Bequeathed by Ghosts<sup>[4]</sup>。

上文 2.2 中分析了“压 + 腧穴 + 痛”的深层结构，核心语“痛”是动词“压”与其论元“腧穴”共同引起的结果，即按压腧穴患者感觉疼痛的表现，“腧穴”和“痛”的语义角色分别为处所和结果。而英语中，“压”引起的疼痛可以是 pressing pain, crushing pain, squeezing pain, tenderness 等，而这里指的疼痛是一触即疼，因此译文可以为《术语》

中的“tenderness of acupoints”或与汉语结构一致的“acupoint tenderness”。然而，“锁喉痈”经过解构后，其结构为“痈+锁+喉”，“痈”是动词“锁”的逻辑主语，为域外论元。“痈”为第一层语义，而“锁喉”则为其第二层语义，动词“锁”的论元“喉”是其受事对象，即痈疡生于喉结之外，红肿胀大，容易累及喉头。根据两层结构解析，与英语句子“The carbuncle blocks the throat”意思一致，转换为复合词为“throat-blocking carbuncle”。

论元结构分析“刘涓子鬼遗方”的位置可变换为“鬼+遗+刘涓子+(外科)方”，动词“遗”的施事“鬼”为域外论元，而域内论元“刘涓子”“方”分别为与事和受事。根据文献整理，译文“Liu Juanzi's Remedies Bequeathed by Ghosts”“Liu Juanzi's Ghost-Bequeathed Prescriptions”较为多用，“ghost”一词的科学性已经被许多专家否定。原书记载，“刘涓子鬼遗方”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神仙遗论》，可翻译成句子“Huang Fugui bequeathed Liu Juanzi Chinese external medicine”或“Huang Fugui bequeathed Chinese external medicine to Liu Juanzi”，可转换为“Liu Juanzi's External Medicine Bequeathed by Huang Fugui”或“Predecessor's Bequeathing External Medicine”。“方”是指中医中的外科方，与西医的外科有所不同，而全书涉及的并非只有医方，故在翻译时用“external medicine”更能体现出这是一部中医的外科专论。

综上，中医名词性复合词的异心同心之辨别，对于实现中英转换具有重要的意义，异心复合词焦点与基础复合词同心的英汉对等翻译策略对复合词的外译举足轻重，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一些结构较为复杂的同心复合词的论元结构的深层解析。运用动词的论元解读词语本身的语义结构，可以避免一些语义的错误，如翻译时过去分词使用不当，也可以避免词语本身的误读，如《刘涓子鬼遗方》中的“鬼”。

#### 4 结语

中医药术语体系中，名词性复合词占绝大部分，它们能够准确地反映中医药的概念，翻译过程中需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首先，要遵循源语言的词组构成和意义，同时也要了解目标语言的用词规则。在转换语言时，需要根据具体的语境和语言特点进行转换，因为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一般不存在完全对等的转换关系。因此，在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上下文和目标读者的背景知识，并选择最恰当的翻译策略。尤

其是大数据信息提取、语料加工标注等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离不开语言结构层面的研究。需要探索言语转换的一般规律和个性特征，这需要进行更多纵向深入的研究。在翻译过程中，双语对应的译文也反映了双语结构上的规律性转变。而对于深层语义的解析，可以借助论元理论进行深入的解读，以实现语义与结构上的等效转换。这种研究方法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利益冲突：无。

#### 参 考 文 献

- [1] 朱德熙主编. 语法讲义 [M].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82: 9-21.
- [2] 叶蜚声, 徐通锵主编. 语言学纲要 (修订版)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81-157.
- [3] 石毓智主编. 语法的概念基础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244-247.
- [4]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 中医药学名词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1-290.
- [5] 顾阳, 沈阳. 汉语合成复合词的构造过程 [J]. 中国语文, 2001, 2: 122-133, 191.
- [6] 顾阳. 论元结构理论介绍 [J]. 国外语言学, 1994, 1: 1-11
- [7] Grimshaw J. Argument structure [M].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2: 3.
- [8] Baker MC. Incorporation: a theory of grammatical function changing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4.
- [9] 袁毓林主编. 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010: 205.
- [10] 李孝英, 赵彦春. 语言学视域下中医古籍英译问题探究 [J]. 中国外语, 2021, 18 (6): 95-100.
- [11] 曹儒, 张道新. 现代汉语复合词造词的“语义特征焦点式选择”机制 [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41 (2): 103-109.
- [12] 杨磊, 张志国. 历版《中国药典》炮制通则的演变 [J]. 湖南中医杂志, 2012, 28 (1): 78-79.
- [13] 张健, 张晋. 英汉名词修饰语语序对比研究及其认知分析 [J]. 巢湖学院学报, 2007, 9 (1): 98-100.
- [14]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EB/OL]. [2023-12-20]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
- [1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stern Pacific Regio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 [Z]. Manila, Philippines: WHO, 2007: 255.
- [16] Wiseman N, Feng Y. Pract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medicine [M]. Brookline MA: Paradigm Publications, 1998: 270.

(收稿: 2023-06-05 在线: 2024-01-25)

责任编辑: 邱禹